

平家物語

周作人譯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平家物語

周作人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平家物语/周作人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苦雨斋译丛)

ISBN 7-5001-0791-9

I. 平… II. 周… III. 长篇小说-日本-古代 IV.
131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7577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 (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68002480

邮 编/100044

责任编辑/徐小美

封面设计/常燕生

排 版/北京印佳数据处理中心

印 刷/北京振兴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2.5

版 次/2001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2001 年 1 月第一次

ISBN 7-5001-0791-9/G · 236 定价: 24.80 元

总 序

起先并没有《苦雨斋译丛》这回事，不过是想出版一本书而已。我读《知堂回想录》，知道周作人的译著尚有两种未曾付梓，其一是《希腊神话》，其一是一九五九年所译《狂言选》增订本。一直等着它们面世，怎么也见不到，就忍不住去问译者亲属，回答说《希腊神话》稿子还在家里。我听了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经历过这么多世事的变故，此稿居然尚存在于天地之间；惧的是天地间只此一份手稿，可不要再遇着什么变故以致失传了。于是一方面商之于译者亲属，一方面商之于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把它给印行出来。此书五十年代曾送交某出版社，拟出版而未果，编辑在原稿上用红笔画得乱七八糟，有赖译者亲属恢复成原来样子。这期间有两位朋友先后向我谈起周译《希腊拟曲》和《伊索寓言》，说是绝版已久，寻觅不易。这倒提醒了我，又去向前述两方面建议，再加上一部阿里斯托芬的《财神》，一并出版。这就是《苦雨斋译丛》的由来。

现在又要印行第二辑了。收有周作人所译六种日本古典作品，即八世纪初的神话及传说《古事记》（安万侣著），十、十一世纪交替之际的随笔集《枕草子》（清少纳言著），十三世纪的战记文学《平家物语》，十五世纪前后的笑剧《狂言选》，十九世纪初的“滑稽本”《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式亭三

马著)。都是日本文学史上最具有地位、极负盛名之作，周氏分别译于五十到六十年代。可惜《狂言选》合计五十九篇的增订本原稿迄今尚未找到，只有此前的二十四篇译本可用。又，《平家物语》原作共十三卷，周氏译了一部分即因“文革”发生而中止，未及完成，是为其翻译绝笔之作。译者生前及身后，六种书曾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出的都是别人不同程度上的修改或删节本。改的是译文本身，主要因为行文习惯不同；删则针对译者所加注释，可能考虑篇幅有所限制，结果不少地方已经面目全非。这回还循第一辑里《全译伊索寓言集》的例，全都请译者亲属根据原稿给恢复过来了。我们所做的只是给提到的书籍和文章加上书名号，对个别明显笔误酌予订正，以及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而已，至于可通假者仍在保留之列。

讲到这里，策划出版《苦雨斋译丛》的意图已经不言自明。除了《希腊神话》之外，全是重新出版的。一来都是世界名著，本身自有价值；二来如前所说，绝版已久，读者寻觅不易；三来从未汇总出版，凑齐也难；此外还有更具意义的一点：我们实际上是在现有版本之外，另外提供了一套最忠实于译者定稿的版本。幸好他解放后译作的原稿大部分都保存下来，使得我们有条件做成这桩事情。讲到周作人翻译方面的成就，其实未必在其创作之下；特别是对古日本和古希腊作品的翻译，在整个中国翻译史上迄今也很少有人能够相比。然而不客气地说，真要谈论周作人的译文特色，大约只能是以这回的本子作为凭据。所以无论对读者，还是对研究者，这都可以说是一番贡献了。

《苦雨斋译丛》第一辑出版的时候，我们谈到至少占去周作

人毕生一半精力的翻译工作，其出发点既是文学的，也是思想的、学术的。这主要是针对他的古希腊译著而言，若论古日本译著，则似乎完全注重于文学价值。周作人之为周作人，来自这两方面的影响不可忽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灵魂是古希腊的，而审美方式是日本的。这正是他孜孜不倦地从事译译的原因之一。至于译文本身，周氏曾说：“正当的翻译的分数似应该这样打法，即是信五分，达三分，雅二分。假如真是为书而翻译，则信达最为重要。”（《苦口甘口·谈翻译》）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当时译者所理解的信，不仅针对内容而言，还包括不与原文句式过分走样。然而几十年来通行汉语的演化趋势，似乎离他们在翻译西洋各语种作品时所尽量保留的句式越来越远，结果这种信反而或多或少地成为达的障碍了。类似情况却不见于日文译作，尽管译者还是遵从上述原则的。这回推出周氏六种译作即是如此，依然活泼泼的，我们读来舒服极了。而他为各书所做注释，又特具趣味，说得上是隽永冲淡的小品。至于这些书的内容，就用不着我在这里逐一饶舌介绍了。

附带说一下，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苦雨斋译丛》还能出下去，而且已经为第三辑拟好了书目，即《路吉阿诺斯对话选》和《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共十三篇）。这两种书也是出版过的，出版的本子也是被动过的（前者连书名和作者名字都改了），我们也打算尽可能按照原貌恢复过来。如果这第三辑得以出版，则周作人一生译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就都重新问世了。以后若是还能有第四辑、第五辑的话，我们再来整理他的日本现代文学译著、英语文学译著和早期的文言译著。关于周作人，我

总觉得大家无论要说什么，都先得把他所写的书和所译的书读过才行，而目前最欠缺的还在这些著作的整理和出版方面。这好像应了那句老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自己所想尽一点力的地方也在这里，虽然说起来不过是出个主意罢了，所有事情都是译者亲属和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认认真真做起来的。

止 庵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八日改

目 次

卷 一

一 祇园精舍	3
二 殿上暗害	4
三 鲈鱼	6
四 秃童	8
五 本身荣华	9
六 祇王	11
七 两代的王后	19
八 上廬的纷争	22
九 火烧清水寺	23
一〇 立东宫	25
一一 殿下争道	26
一二 鹿谷	29
一三 俊宽事情 鵜川之役	32
一四 许愿	35
一五 抬神輿	39
一六 大内被焚	41
注解	44

卷 二

一 座主被流	71
二 一行阿闍梨的事情	74
三 西光被诛	77
四 小教训	82
五 少将乞请	87
六 教训状	91
七 烽火事件	95
八 大纳言被流	98
九 阿古屋的松树	101
一〇 大纳言死去	104
一一 德大寺的事情	107
一二 山门灭亡 堂众合战	109
一三 山门灭亡	111
一四 善光寺失火	112
一五 康赖祝文	113
一六 板塔漂流	115
一七 苏武	117
注解	120

卷 三

一 赦书	145
二 两脚踩地	148

三	产生王子·····	150
四	公卿齐集·····	153
五	大塔建立·····	155
六	赖豪·····	156
七	少将还都·····	158
八	有王·····	162
九	僧都死去·····	165
一〇	旋风·····	168
一一	医师问答·····	168
一二	无文佩刀·····	171
一三	灯笼事件·····	173
一四	黄金交付·····	174
一五	法印问答·····	175
一六	大臣流罪·····	178
一七	行隆的事情·····	181
一八	法皇被流·····	183
一九	城南离宫·····	185
	注解·····	188

卷 四

一	严岛临幸·····	209
二	回銮·····	212
三	源氏齐集·····	215
四	鼠狼事件·····	218
五	信连·····	220

六 竞·····	224
七 山门牒状·····	229
八 南都牒状·····	230
九 长时间的会议·····	233
一〇 大众齐集·····	234
一一 桥头交战·····	237
一二 高仓宫最后·····	241
一三 王子出家·····	245
一四 通乘的事情·····	247
一五 怪鸟·····	248
一六 三井寺被焚·····	251
注解·····	254

卷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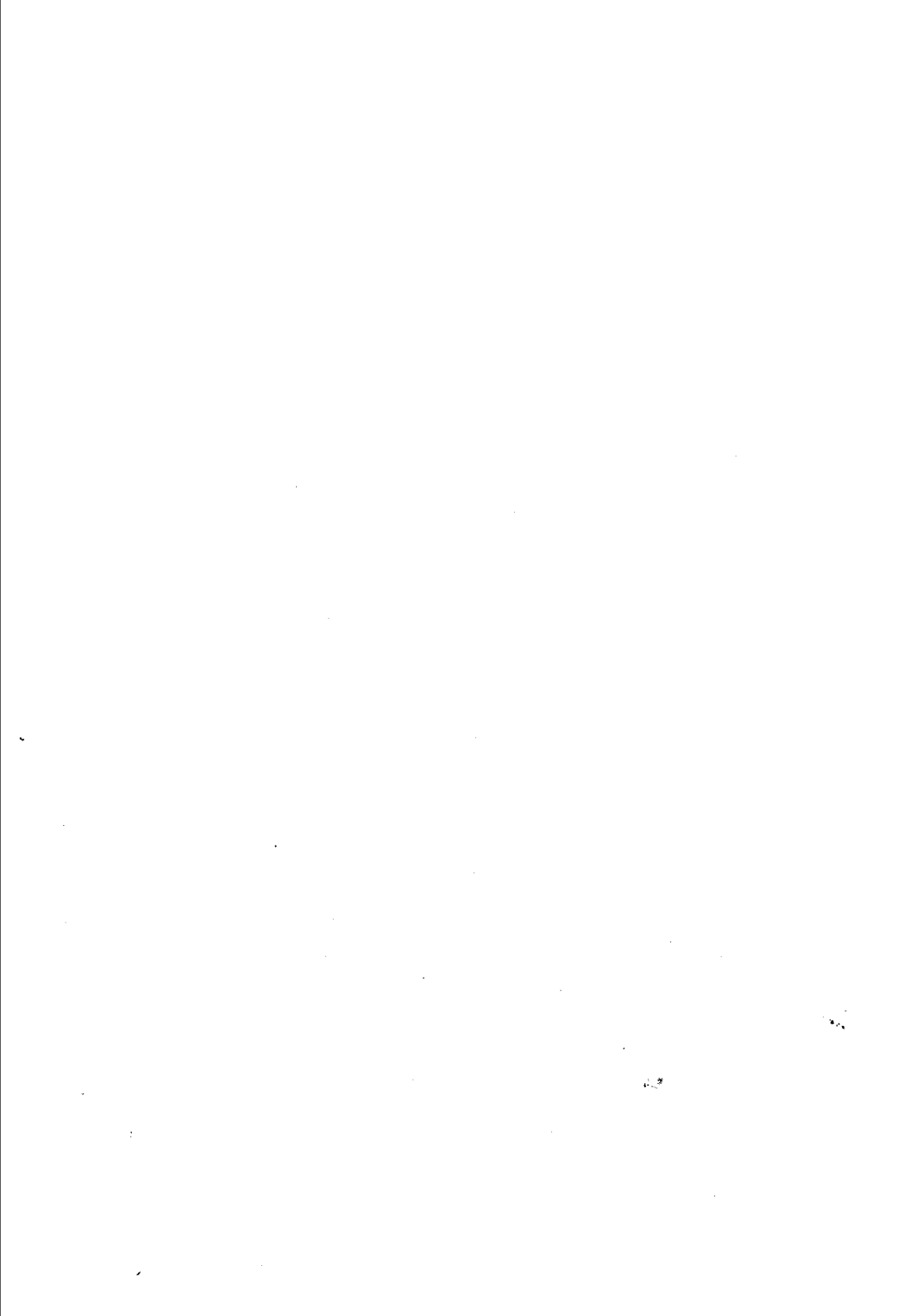
一 迁都·····	277
二 赏月·····	281
三 妖异事件·····	284
四 快马·····	286
五 朝敌齐集·····	288
六 咸阳宫·····	289
七 文觉苦修·····	293
八 募化簿·····	295
九 文觉被流·····	296
一〇 福原院宣·····	300
一一 富士川·····	302

一二	五节的事情·····	307
一三	还都·····	310
一四	奈良被焚·····	311
注解	·····	316

卷 六

一	上皇驾崩·····	337
二	红叶·····	339
三	葵姬·····	341
四	小督·····	342
五	檄文·····	348
六	急足到来·····	349
七	入道死去·····	351
八	筑岛·····	354
九	慈心坊·····	356
一〇	祇园女御·····	359
一一	沙声·····	365
一二	横田河原交战·····	367
注解	·····	370
跋	····· 止庵	387

卷 一



一 祇园精舍

祇园精舍的钟声，有诸行无常的声响，
沙罗双树的花色，显盛者必衰的道理。⁽¹⁾
骄奢者不久长，只如春夜的一梦，
强梁者终败亡，恰似风前的尘土。⁽²⁾

远征外国的事，有如秦之赵高，汉之王莽，梁之朱异⁽³⁾，唐之安禄山，这些人都因为不遵旧主先皇的政治，穷极奢华，不听谏言，不悟天下将乱的征兆，不恤民间的愁苦，所以不久就灭亡了。近观日本的例，如承平年间的平将门，天庆年间的藤原纯友，康和年间的源义亲，平治年间的藤原信赖⁽⁴⁾等，其骄奢的心，强梁的事，虽然各有差别，但是即如近时的六波罗入道⁽⁵⁾，前太政大臣平朝臣清盛公的事迹，就只照传闻的来说，也有非意料所能及，言语所能形容的。

查考清盛公的先祖，乃是桓武天皇⁽⁶⁾的第五皇子，一品式部卿葛原亲王第九代的后裔，是讃岐守正盛的孙子，刑部卿忠盛朝臣的嫡男。亲王的儿子高见王，在无官无职中去世了，他的儿子高望王的时候，始赐姓平氏，任官上总介，自此遂脱离王室，列于人臣的地位。其子镇守府将军良望，后来改名国香，从国香到正盛之间共计六代，虽然历任了各地的国守⁽⁷⁾，却未蒙准许名列仙籍⁽⁸⁾，得到登殿的恩典。

二 殿上暗害

在忠盛还是备前守的时候，他因为鸟羽院上皇的敕愿，建造了“得长寿院”，是一所三十三间的佛堂^[9]，奉安着一千另一尊的佛像，于天承元年（一一三一）三月十一日举行供养仪式。论功行赏，奉谕给以遇缺即补，其时适值有但马守出缺，就给他补上了。上皇喜悦之余，并许可他升殿，忠盛是时年三十六，始得升殿。但公卿们云上人为此很怀嫉妒，商议于同年的十二月廿三日，在五节丰明会^[10]的夜里，把忠盛来暗害了。

忠盛得之这个信息，便说道：“我本非文笔之吏，生于武勇之家，今如一旦遭到意外的耻辱，这在家门或是一身，都是遗恨的事。总之所当保全此身，报效君王，如书上所说。”于是预先作了准备，当他进宫去的时候，便预备了一把腰刀^[11]，在衣冠束带之下随随便便的挂着，到了里面在火光微弱的地方，缓缓的拔出刀来，举到鬓边，望去宛然冰似的寒光。公卿们注目而视，不禁栗然。此外还有忠盛等世仆，原是同族木工助^[12]平贞光的孙子，进^[13]三郎大夫季房的儿子，左兵卫尉家贞，穿了一件淡蓝色的狩衣^[14]，底下是浅黄的腰甲，挂着拴有弦袋的大刀，在殿上的小院里规规矩矩的伺候着。藏人头^[15]以下的人看了觉得奇怪，便叫六位过去说道：

“在那空柱的靠近铃索^[16]处，有一个穿着布衣^[17]的人，你是什么人？擅自进来，实属不法，着即出去！”家贞恭敬回答道：

“听说世代的主君，备前守大人今夜要遭到暗算，我为了要

看到一个究竟，所以来此，不能轻易退出。”这样说了，仍旧在那里跪坐着。殿上人们见此情形觉得形势不利，所以将当夜的暗害作罢了。

在忠盛召到御前起舞的时候，人们都用怪声叫道：“伊势平氏乃是醋瓶子！”^[18]其实说到平氏，本来乃是柏原天皇的后人，只因中间不曾住在京里，成为地下人^[19]，长久住在伊势，故假借那里出产的陶器，称为伊势平氏，又因为忠盛眼有大小，又以醋瓶子嘲之。忠盛虽是气愤，但无可如何，乃于歌舞未终之前悄悄退出御前，其时在紫宸殿的北厢，故意在殿上人都看着的当中，将腰间挂着的刀交付给主殿司的女官，^[20]便走出去了。家贞等着问道：

“情况怎么样？”待要告诉他受辱的事情，看他便要拔刀上殿去的样子，所以答说：

“没有什么别的。”

在五节的时候，本来人们用了什么薄纱纸，紫染纸，缠丝笔，画着涡卷的笔干种种有趣的事物来歌舞^[21]的。从前有一个太宰权帅季仲卿，因为脸色很黑，见者都称为黑帅，当任职藏人头的时候，在五节会起舞，人们也怪声叫道：

“好黑呀，黑的头，^[22]是什么人涂了黑漆了。”又在花山院前太政大臣忠雅公，还没有十岁的时候，父亲中纳言忠宗卿去世，成为孤儿，故中御门藤^[23]中纳言家成卿那时是播磨守，便以他为女婿，使他得享受荣华，也是在五节，被人家嘲讽道：

“播磨米是木贼草么，还是朴树叶，为什么给人家刮垢磨光！”^[24]大家议论道：

“这样的事，是古来就有的，什么事也没有起来，可是现在是末世，^[25]这会怎么样呢？这就有点难说了！”